

## 黄金时代的迷梦

复旦大学 陆扬

《黄金时代》应是非常典型的抒情伤感历史片，应该更能迎合女性的口味。它还不像《桃姐》般单纯、素朴、怀旧，它精雕细琢，如梦似幻，华丽而唯美，有最漂亮的俊男美女、最入戏的倾情表演、最考究的历史和细节真实。当镜头从冰冷刺骨的哈尔滨摇向春暖花开的上海，我们被凛冽寒气冰冻得几近麻木的神经，也顿时在扑面而来的温煦春风里苏醒过来。这一切都是当之无愧的经典风范。可是谁能想到它的票房如此惨淡？我想导演是太过自信了。虽然我几乎是目不转睛看完了电影，片长3个小时该是此片的致命伤。假如片子像吕克·贝松的《超体》那样，大刀阔斧剪辑成一个半小时，效益至少不会逊于冯小刚同样是雄心壮志追叙历史的《1942》。这可见男人和女人固然不同的做派。许鞍华也许有心打造《乱世佳人》那样的不朽史诗。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黄金时代》背后既没有《飘》那样的伟大小说撑腰，它的夹叙夹议的情节诚然宛若天成，有种行云流水般的精致，但毕竟缺乏悬念高潮此起彼伏的史诗结构。尤其是在今天大家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的全球化时代，有多少人能耐心地来静静缅怀那一段给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左翼文学史？特别是影片将受众圈定在文艺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这个小众群体中？

事实上，就在《黄金时代》刚上映时，一听3小时的片长，我心里直犯嘀咕，结果就看了《心花路放》。其实不论是《心花路放》还是《黄金时代》，我们看电影的习惯基本上是跟着媒体导向走，无非是满足好奇心而已。就像拉康的镜像理论喻示的那样，电影就像梦一样，应是我们无意识欲望的满足。我们在银幕上观照的，正是自己的梦幻映像。而但凡言梦，不求诸哲学，不能解其引人入胜的奥妙。

由此我们品味《盗梦空间》的余音：我们是愿意在梦境里同爱人亲密相伴呢，还是在现实里忍受彻骨悲伤的煎熬？同理，《源代码》将我们引向一种生命哲学：我们愿意在无穷反复的劫难中永生，还是愿意迎接死亡，摆脱无边的苦难？甚至日前让人叹为观止的《超体》也在重申这个古老的母题：我们愿意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呢？还是珍爱我们短暂脆弱的年轻生命？比较来看，中国的造梦工程尚处在初级阶段。以近年梦幻题材的《催眠大师》为例，徐峥催眠只消说一、二、三，或者倒过来三、二、一，一个响指，催眠对象立刻就闭上双眼，进入梦乡。催眠有这么神奇吗？入梦有这么容易吗？普天下多少人苦于失眠，想想麦克白夫人吧。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顾及情节的必然性和或然性。必然性是哲学，或然性是科学。这一点上，我们同好莱坞的梦工厂还是有着很大距离。

今天，中国电影正处在黄金时代。票房突飞猛进，排片五彩缤纷，目不暇接。电影作为梦的延伸，它的受众里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主体，《小时代》的拜金主义、《心花路放》的泡妞白日梦，似乎是给自以为压力山大的这一代人提供了一种梦幻宣泄。当我们的大地上种满房子，大街上铺满汽车，我们有什么权力自命精神导师，来给年轻人指点价值导向？看完电影，我读了萧红的《弃儿》。小说写得平静流畅，没有刻意的情感渲染。一些景色描写极有画面感。如“黄昏慢慢的耗，耗向黑沉沉的像山谷，像壑沟一样的夜里去”。到了夜里，我们就可以做梦了。